

麦家
小说集

两位富阳姑娘

麦家 / 著

麦家

麦家
小说集

两位富阳姑娘

麦家 / 著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位富阳姑娘/麦家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9
ISBN 978-7-5339-4542-8

I. ①两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10719号

责任编辑 陈 坚 徐轶暄
装帧设计 吕翡翠

两位富阳姑娘
麦家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邮 编 310006
网 址 www.zjwycbs.cn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64千字
印 张 7.375
插 页 4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4542-8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1	第二种败
10	既爱情又凄惨
25	寻找先生
37	三朵玫瑰
48	天外之音
74	我的阿加蒂斯
102	从军记
116	两位富阳姑娘
133	陆小依
154	一生世
174	杀人
183	汉泉耶稣
198	日本佬

第二种败

第九次冲锋被击溃下来的时候，阿今悲愤得像一头因受重创而恐惧、因恐惧而咆哮的困兽，禁不住仰天号叫了一声。这是悲鸣。粗壮的悲鸣，似雄狮的怒吼，歇斯底里，撕心裂肺，荡出了不祥的回声。回声在紧张欲爆的空气中扩张、蔓延，瞬间越过山峰，传得很远、很远。

这是一个有风有阳光的日子。日子的开头就像以往许许多多从山尖上流过的美丽的清晨一样，山雾袅袅，清风送爽，小鸟鸣唱，晨曦把半个山头映得霞光四射的，整个是一派如醉如痴、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致。但是，突然地，暴躁的枪声很快粉碎了往日的宁静和美妙。而当宁静从稀落的枪声中再度回来时，山坡上已经充满了浓烈的烧焦味和淡淡的血腥气……是战争打扰了它！

战争今天在这里登陆。这个可憎可恶的消息正是由他阿今发布的。他奉命要在天黑前拿下山头。时间紧迫啊。任务紧迫啊。他在八点钟组织了第一次冲锋，然后是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……一次又一次冲上去，一次又一次被打下来，像西绪福斯。阿今不知道西绪福斯是谁，但其实他今天就是西绪福斯。

现在，绛红的太阳跌落在山顶的另一边，四射着早晨一样的金色光芒，但照耀的已全然不是同一个山坡。这是一卧满尸体、烈焰升腾的山坡，远看，像开满了杜鹃，又像布满了红旗，既悲惨，又壮丽。山坡上犹如惨遭浩劫一般破败不堪，熊熊烈火在燃烧，浓浓硝烟在升腾。阿今看一眼还在继续跌落的太阳，心想，太阳走得真快啊。太阳为什么落得这么快？也许是因为转动太阳的齿轮有了血水的润滑吧，也许是太阳被不绝于耳的枪声和不断的流血死亡吓跑了吧。是的，阿今对自己说，太阳也看不得这种血淋淋的争夺，她害怕了，想躲进山里去。可是……我还没有拿下山头的嘛，太阳，你慢点走。就说话的这么一会儿，他觉得太阳又跌落了一寸，也许是两寸。

山坡下，战士们又一次在整队集合。阿今要组织第十次冲锋。队伍终于横出来了。阿今立在队伍面前，马上有一种悲壮的感觉在心底油然而生。站在他面前的，不是那支他熟识的、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，而是四十几个衣衫不整的伤兵和哀兵。是的，是伤兵和哀兵，他们咄咄逼人的神情，像锐气，又像寒气。可是阿今似乎只能把它当作寒气了。寒气逼人！阿今的心猛然收紧。他一下深刻觉得，自己的处境是多么陌生和可怕呵。

同志们……阿今觉得自己的声音也是很陌生的，又哑又黏，像喉咙里堵满了稠血。敌人还在山上，我们还冲不冲锋？！

冲！

冲！！

冲！！！

他觉得听到了四百个人的喊声。

满山坡都是一个喊声！好像山坡上的尸体也在喊。

阿今激动了，感觉到浑身都是心跳声。他想，多好的战士啊，他们活着的时候是打不败的。他们身上的制服是不服输的。制服就是人，他们不会服输，九次惨败赠给他们的思想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争取第十次冲锋的胜利。他们渴望着最后的胜利！

太阳在继续西沉。阿今抬头看看落日，又回头看看队伍，知道自己现在只能做最后一次努力了。我再也输不起了，阿今想。他真想跪倒在山坡上，祈祷烈士之英灵助佑他一举成功。是最后的一举啦！他想。

第十次冲锋开始了。战士们猫着腰，吼叫着，全然不顾四伏的杀机，疯狂地直往山顶扑去。裸露的山坡上，顿时就同长出了一片蠕动的树林。

枪声紧密。呼啸的子弹如同雨点一般泼下来，中弹的战士一个个倒在了大地的怀抱里。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们把气力都用来睁开眼睛。睁得大大的。他们要亲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冲上山去。每一只睁大的眼睛都是一颗耀眼的太阳！夕阳下，山坡上就像撒满了一颗颗珍珠，一个个太阳。那是勇士永远合不上的眼睛！

阿今冲在队伍的前面，时而匍匐，时而跃进，那挥舞手枪的样子，就像在指挥千军万马。可战士们却一个个在和他告别。他们再也看不见他挥动的手、他的召唤、他的指挥。他们趴在山坡上，一动不动，很安静的样子，温煦的阳光正在为他们做最后一次沐浴。突然，阿今一下子跪倒在距离堑壕十几米远的山坡上，热乎乎的血瞬间从几个黑暗的窟窿里奔涌不息。子弹钻进他大腿了！

阿今想，可不要让我站不起来呀。他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可大腿

像被山压着。

“我冲不上去了!”

阿今悲愤地吼叫着。

马上，他看见几个战士飞快地越过了他。这叫他振奋，他拉开嗓门大喊：冲！给我冲！往上冲！

他把自己的希望、命运、生死，以及一切的一切，全拜托了。

不一会儿，所有没有扑倒的战士都越过他，冲到了堑壕外沿。他们跪倒在地，虎视眈眈，似乎在伺机做最后一次跨越。

阿今急了。他知道趁热打铁的道理。烧红的铁冷不起。冲锋就是铁匠打铁，需要一锤敲到底！他大叫：上去！冲上去！

终于，一个熟识的身影突然率先跃进了堑壕。很快，第二个也跟着上去了。三、四、五……七……九，他激动了，又一次挣扎着想站起来。可两条腿简直像被灼热的焦土熔化了。他站不起来！

短兵相接，你死我活！厮杀声刺耳又揪心。阿今似乎看见了山顶上敌我肉搏的激烈与残忍。他大喊：杀！给我杀！

他当然知道，胜负在此一搏。渐渐地，厮杀声开始冷落了下来，而这时一声突然的枪响，似乎是打出了一个句号。从此，山顶如同死光了人，再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

此时无声胜有声啊！阿今知道，胜负已经明了。

谁胜？谁负？阿今激动得要死，也害怕得要死。此时此刻，他就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，十分热切地盼望着喜讯的降临。他希望山顶上马上跃出一张他熟悉的脸，或者一个声音。是的，捷报应该是他的。他已经禁不起打击了。他努力尽了，也损失尽了，接下来应该请他收获和做交代了。他要收获的是近在眼前的这个山头。他

必须抱着这个山头去做交代，向对他发布命令的人做交代，也是向自己的身份和名誉做交代。为了得到山头，他付出的代价是无价的，得到了山头对他来说也是无价的。山头是他无情的情人。现在，山头沉默着。沉默的山头是他的，又不是他的，既有情，也无情，既可爱，也可怕。沉默的山头是在思考，是给他，还是不给？沉默的山头压在了他的心尖上，阿今觉得喘不过气来，眼前一片死黑。

时间会粉碎所有的沉默。终于，山顶上突然颤颤巍巍地竖起了一面旗帜。那是一面褴褛得失去了真实和原貌的旗帜，但阿今几乎不用看，只是用鼻子嗅了一下，就觉得脑浆飞溅……

那是敌人的旗帜！

山坡上，静静的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阿今被心窝里一阵尖痛痛醒，像一把尖刀插在他心上。他醒来，再次看见山顶上敌人的旗帜，在风中哗哗地响。阿今想，哪里是尖刀，分明是这面旗帜插在我的心上！他觉得自己的心在哗哗地流血。血流成河啊。

山坡，是那样的静。

还有人吗？阿今喃喃自语。他渴望出现奇迹。他回头扫视山坡：山坡上，只有一具具静卧的尸体，横七竖八，形形色色，数不胜数，似乎世上所有的死者今天都被集中在了这里。但是，对着无数尸体，他也忍不住吼叫起来：谁还能冲锋？还有人吗？只有山谷的回音：谁还能冲锋……还有人吗……

完了，阿今想，没有人为我冲锋了，我的人死光了，我失败了。绝望的钟声就这样在他千疮百孔的心中勇敢又庄严地敲响。他感到了身经百战而从未有过的一阵阵战栗。战栗使他彻骨寒冷，冷得头

发都结了冰，冷得整个山坡都像变成了一座冰山。

太阳已经消失在山岭的另一边，但晚霞的光辉像点燃了山岭。阿今笑了，烧吧，把我烧死，把这座山都烧光，烧成灰，烧成平地吧！说着，他埋头呜呜大哭起来。哭声似一块块巨石自山顶急奔而下的滚动声，震天动地，震耳欲聋。可是没有泪水。泪水早已化成血汗流干了！

一阵风过，阿今打了一个寒战，同时也清醒了。恍若一场梦醒来，他接着又看见了辉煌的落日和满山满坡的尸体，还有那面迎风招摇的旗帜。旗帜这时真的如一个不识趣的丑恶女人，在迎风招摇！他看着，觉得非常非常地恶心、难过，要呕吐，好像被它彻底侮辱又伤害了似的。

难道我就这样趴着等着来人把我抬下去，或者拖上去？阿今想。

不，我不想作为一个伤兵被人抬回去，也不能做俘虏，被他们拖上去。阿今自言自语道，我要爬上去，我没死，我应该爬上去，爬上去决一死战。

这个念头使阿今发冷的心再度热烈起来，勇气在战栗中滋生。他又一次感到了血的涌动和心绪的骚动。这时候，他忘掉了自己的不幸和痛苦。他是决心要爬上去了。他要去流最后一滴血，跳最后一次心跳。

这叫宁死不屈。

他宁死也要爬上山顶去！

阿今说，嘿，我要上来了。

阿今说，嘿，我还活着呢。

他一拱一拱地爬起来了，夕阳的光辉照耀着他，像照耀着一片

熠熠发光的金属。山因此而动摇，天因此而倾斜。每一个拱动，阿今都感到生命在一点点消失，感到黑洞洞的地狱正在一步步逼近。他的双腿已破裂如一段枯木，流干了血，爆开了皮。然而，他没有一点松懈，他的双手像两把铁铲，要将山坡铲为平地；他丑陋的身躯如同一条断尾的蚯蚓，只是不息地、顽强不屈地蠕动在焦土和血泥之中，直逼山顶，直逼那面狰狞的旗帜。一人前进，如万马奔腾，千军齐发，势不可当。他像一头暴怒的、歇斯底里的狮子！

阿今的心中揣着一头狮子！

阿今就是一头狮子呵！

终于，十几米的距离被一个伤残但强硬的生命吃掉了。是的，是吃掉的。他的热血熔化了所有的顽石焦土，他吃下的是顽石焦土的粉末、残渣。现在，堑壕已在眼前。

堑壕就在眼前，这是多么激动人心！

阿今的心如战鼓一般在紧密地擂响。

接下去，阿今只要来一个翻滚就上了山顶了。此时此刻，他需要的是拿生命做最后一搏的勇气和毅力。但是，他的目光又看到了那面狰狞可怖的旗帜。旗帜似一个威风的巨人傲然屹立，孤独中透露出一股杀气腾腾的神气。它是山顶不灭的象征。它是对方胜利的铁证。看着它，他的冲动和勇气顿时损失了大半。他想，你一个没腿的伤兵爬上去又能怎样？让对方再次享受屠杀的快乐？这样一想，他泄气了，像一个爆炸的气球突然裂开了口子似的，一下子没了劲。他再次感到彻骨的冰水从他头顶倾泻下来。他的心凉透了。他对自己说，我被打垮了。他说，你不是打不败的。他看看大腿，好像看见子弹在他的骨头里。他想，子弹干吗不穿透我的心？我活着还有

什么意思？

又是风起。山野的风。风把孤立的旗帜吹得猎猎作响，好像在浅吟低唱，又好像在讲述一个关于战争和战俘的故事。阿今听着，觉得十二分地刺耳，又揪心地疼。阿今说，它在嘲笑我，它在叙述我的耻辱。

突然，他举起手枪，对着旗帜大骂道：我操你！

可枪眼却不由自主地对准了自己。阿今在潜意识里也许更恨透了自己。

他再次听到自己说：与其上去让他们屠杀，让他们享受屠杀的快乐，我宁可自杀……他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根据。

于是，枪口拉得更近。

于是，枪口顶在了太阳穴上，是右边的太阳穴。

此时此刻，他是杀手，也是被杀者。可杀人的手和被杀的手却没有颤抖，心也没有狂跳。他不怕死。是的，阿今是不害怕死的。阿今害怕的是失败和失败以后的一切。也许所有军人都有这个特质，可怕的不是死，而是活，看不到敬礼的活。

晚霞如血，光辉抹在他身上，他感到了光辉的压力。其实，作为军人，最重要的是看你关键时候是不是有那种大无畏的、不怕死的、宁死不屈的精神和风度，阿今想。既然败局已定，那么还有什么可留恋的？想到枪响之后，自己辞别的不仅仅是这伤残的生命，而是更多可恶的屈辱，和悲痛，和愤怒，和解脱，彻底的解脱，永远的解脱，阿今满意地微笑了，似乎看到了死亡的光辉和快乐。

于是，阿今开始下达此生的最后一道命令：开枪！

枪声突起，响彻云霄。阿今感觉到脑浆随着子弹飞出了脑门，

同时他模模糊糊地想，枪声也许会传得很远、很远。

一个小时后，增援部队赶到，不费一枪一弹便冲上山顶。当他们冲上山顶后，发现阵地上除了遍地的尸首之外，还是遍地的尸首，唯一的活物是一个奄奄一息的伤兵，他双手紧紧拥抱着旗杆，连松手的力气都没了。

原来山头是空的！

这一点，阿今不知道呢。

1990年3月

既爱情又凄惨

你们总是说排长要是不开那个玩笑是不会死的，但无论如何排长是开了那个玩笑的。排长说：“你要是小特务，我当然要把你抓起来，还要叫小狼狗整天看着你。小狼狗在这山上比谁都跑得快，你要逃跑的话，小狼狗就会追上你，把你美丽的小脸蛋咬个稀巴烂。”这就是排长开的那个玩笑。如果说这个玩笑确实是导致排长被枪杀的根源，那么这个故事就显得特别凄楚甚至悲惨了。

随着排长的死去，你们可以听到小狼狗悲痛的呜咽，呜咽的声音很像一个孩子伤心的啼哭，悲悲切切，断人心肠。小狼狗的悲鸣惊动了南河里的小鲫鱼和北山上所有的飞禽和走兽，包括北山边防哨所里的士兵。士兵们循着小狼狗的呜咽声从山上奔跑下来，发现排长倒在血泊中，已经奄奄一息。

从排长倒下的姿势和朝向看，你们推测那颗该死的子弹是由南河对岸飞来的。现在暮色已经降临，南河上笼罩着一层雾一般的紫气，你们无法看清楚对岸的景致。但是小狼狗的呜咽声回荡在山谷之中、水波之上，唤醒了你们沉睡已久的思想。此时，你们猛然抬起头，仿佛看见裙正在对岸悄悄隐去，消失在漫天的黑暗中。

裙是这个故事里的另外一个人物。裙是个漂亮的小姑娘。裙今年十三岁。裙有一副嘹亮的好嗓子。裙出现在故事中时，你们要注意听她唱的歌曲，那是一首你们听不懂却又似乎熟悉的歌曲，歌的曲子有些忧郁、凄楚，好像是一个悲伤的恋人在歌唱她一去不回的情人。歌声回荡在南河上空，南河里从而浸透了莫名的伤悲。但是，伤悲的河流怎么会流到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身上呢？这就是你们不知道的，也是故事要告诉你们的。

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排长正在丛林中巡逻。炎日吊在中天，腾腾热气笼罩在北山上，天地静得寂寥，排长穿行于紧枝密叶中，心地荒凉又冷漠。这时候，凄婉的歌声如同一只翩翩飞舞的白蝴蝶，含蓄地es南河的水波上荡漾开来，蝶一般的，扑棱着，飞过藤蔓和各种树木的枝丫，飞进了排长的耳朵里。排长听着听着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惆怅。歌声牵引着你们去寻找唱歌的人。排长挤出丛丛密林，举目就看见了裙，她坐在河水中央的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，面向着北山，两只脚丫子像两个拨浪鼓似的敲打着河水，仿佛是在为什么事高兴，手舞足蹈的。但她放出的歌声，凄婉得使你们觉得那更像是一种哭泣，悲悲戚戚的。悲伤的歌声令排长心神迷离，他窥视良久，悄悄地转下山来，隐蔽在一块巨石后面。这里离河边并不远，可以看见河里游动的鱼。

南河在秋天里只是一条清澈的小溪，闪烁出鹅黄的色彩，成群的鱼儿在浅亮的水中排成队伍，往往来来，穿流不停。阳光下，裙美丽的脸蛋上挂满细细密密的汗珠。不知是因为阳光还是悲痛，她的双眼一直紧闭着，细长的睫毛像一条黑丝线一样弧在一对弯弯的

柳眉下，显得无比动人。排长警觉地望了望河对岸，田畈里摇曳着茸茸茅草和七零八落的狗尾巴草，并没有人影和可能的埋伏，便稍稍探出头来，喊起来：

“小姑娘，你在唱什么歌啊？”

裙顿时噎住了歌唱，从石头上滑落下来，双眼惊恐地盯着排长和排长手上的小狼狗。

排长牵紧了小狼狗，再一次望了望对岸，又问：“小姑娘，你怎么在唱这么伤心的歌呢？你是在哭吗？”

“我的羊跑了，它跑到你们的山上不回来了。”裙惶惶地说。

排长回头望一望山坡，看见不远处的绿色中闪着两团耀眼的白色。那就是裙的羊。裙原来是个牧羊女。牧羊女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容易在柳树下瞌睡，趁着睡觉的时候，不懂事的羊就撒野越过了界河，跑到了异国他乡。这是件麻烦的事情，牧羊女需要悲歌当哭。裙是在歌唱她一去不回的羊儿，不是恋人。裙才十三岁，没有恋人，只有两只不懂事的小白羊。

“那没事，等它们吃饱了，它们就会回去的。”

“不，它们不会回来了，”裙望着两只羊说，“那边山坡上长满了它们最爱吃的八角刺，它们吃上八角刺就不愿意回家了。”

排长又回头望一眼山坡上的小白羊，它们像蓝天里的两朵白云，啃吃着一片片碧绿的八角刺叶，如醉如痴的。

“那你过来把它们牵回去嘛。”排长说。

“可是……我可以过来吗？”裙惊异地问。

“可以，”排长笑笑说，“你是小女孩，你可以过来的。”

裙又惊又喜，又喜又怕——

“你不会抓我吧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小狼狗不会咬吧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不会。都不会。什么都不会。裙不怕了，两只小手一撑，扑通一声，两只小脚溅起了一片水花。一步，两步，三步……就这样，裙涉过界河，上了岸，去追赶她的小白羊。不一会儿，她赶着羊儿从山坡上下来，一枝柳条羊鞭甩得呼呼响。排长微笑地看着，心里想到了天使。裙穿一条白裙子，步履轻捷如风，在阳光下就是一个你们想象中的天使。裙确实是个优美无比可爱无比的小女孩，她唤醒了排长所有深藏着的温柔。兄长般的温柔。水草般的温柔。男人也有水草般的温柔。排长也有水草般的温柔。

“小姑娘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三。”

“上几年级了？”

“我不读书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才十三岁，应该上学的。”

“我们的老师都去当兵了，学校也做了营房，我们已经没有学上了。”

排长沉默不语。

“这边的八角刺长得真好，我可以天天过来放羊吗？”

“怎么不可以？可以的，你是小孩子嘛。”

“你们不会把我抓起来吗？”

排长笑笑：“不会的，你又不是小特务。”